

来到“点火”那瞬间

□鲍盛华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大会现场

“它”一搭头儿,只是矮趴趴的架子,俯身在自动的运输带上,缓慢地走着。看“它”的人心头却是一悬:不经过极为复杂的“旅途”,“灵魂”怎么进到“它”的体内,是不是走得有点快?!

然而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勇往直前。100多个人分别在“它”身上“指指点点”,加上了硕大的发动机及其组件、高高的车棚、两个大大的油箱……“它”庞大起来,挺立起来,昂首的样貌“雄姿英发”。然后,“它”被注入了各类液体,“血脉”开始流遍全身。

终于,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男人,灵活地跳进“它”的体内,用一把钥匙触及了“它”的心脏。“豁喇喇……”火花塞跳出高压火花,点燃喷嘴吐出的混合气体,一个用钢与铁组合而成的现代工业文明产物,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震颤,如婴儿脱离母体之后的第一次呼吸,刹那间“活”了。

此时是2021年5月7日10时,此地是一汽集团解放公司整车车间。长春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空气略凉,但浓浓的新绿已经抹上了枝头。新绿的树木映衬的是一座硕大的厂房。

来到“点火”那个神奇瞬间的拥有了“生命”的汽车,是一汽第六代解放卡车。这样的神奇,平均每天在这个总装车间要重复580次。就单个一条生产线而言,平均4分钟后,将有下一辆汽车开始第一次呼吸。

为了来到“点火”那个瞬间,过去与现在,有多少人在努力,又发生了多少事呢?!

看到一辆汽车第一次“点火”的瞬间,是令人激动的。而为了这个激动时刻的努力却贯穿了整个汽车生产的链条。其中,冲压工序可能是离“点火”最远的,它是汽车生产工序中的第一道。但人们的激情却从最远的地方向那瞬间奔赴而来。

2021年5月7日,早晨7点不到,43岁的冯斌就来到了工作岗位,比上班时间提前了半个多小时。他要先看夜班交班记录,根据记录安排模具的维修计划。到早上7点30分,他会把接到的任务单分配给工人,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下午4点30分去参加交班会。到时候一汽解放公司冲压车间的8条生产线都要汇报一下当天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

看上去憨厚的冯斌,发明的各类技术操作却不可小视:刃口精密研磨法、凸凹模光线检测法、手工冲压生产线模具自动化改造……能让“铁疙瘩”焕发生机的他,不久前获得了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如今,已经完成12项质量攻关的冯斌自豪地晋升到大国工匠的行列。

完成第一次“点火”,离开生产线行进在祖国秀美山川、平原沃野中的汽车,成为冯斌欣赏的对象:你看,经过他们冲压之后组合起来的车身,多美,多俊!

然而,冯斌在他的办公室铁卷柜里,还珍藏着一个更加俊美的物件:两块刻字的铝板,一块刻着“解”,一块刻着“放”。

那是冯斌的师傅方向远的作品。正是方向远一刀一刀用手工雕刻出的这两个字,用在了第二代解放卡车上,一用就是20年。

冯斌听师傅讲过,那件事发生在34年前的1987年。

这一年,已经生产了30年的解放卡车开始第一次换型。老解放的车标“解放”二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最初由外国专家和老刻字社共同做成模具,在塑料件上形成“解放”两字后,铆接在发动机的外板上。现在要做第二代卡车了,原来的塑料件易碎,而且工序多、成本高,还不够美观。厂里决定采用冲压技术刻制模具,但毫无经验可循。由于技术出色,方向远被委以重任攻克难关。

经过反复考量和琢磨,他先做了一个手写体样板,然后按样板开始进行手工雕刻,没日没夜地用锉刀、扁铲一点点打磨。29天之后,方向远成功了:笔锋婉转,间隙分明,着色适中,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解放”压字钢模,一次成型压在了发动机罩外板上!

随着“豁喇喇……”一声点火,“解放”二字与第二代解放卡车的车身共同震颤,那震颤的频率仿佛与方向远的心跳相同。

“一个小工人干成了当年外国专家的活儿!”方向远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厂。当有人问他何以能够如此,他平静地说:“是因为细致和专注。”

“细致和专注”来源于方向远的师傅陈连福。对于冯斌来说,那是他的师爷了。陈连福参与了第一代解放卡车的研制和生产。当年,陈连福的精益求精是出了名的:“要把凸模抛光得像镜面一样!”在模具调整中,他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口头,方向远和一众徒弟在他的带领下,心里默

念的就这两个字:“镜面”。

当然,所有在内心念叨着“镜面”的人,也许在面向汽车“点火”那个瞬间时,都没有陈连福的激动来得炽热。

1956年7月13日,陈连福目睹了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那是新中国的第一辆卡车,“点火”的瞬间,现场欢呼雀跃、掌声雷鸣。7月14日早上,新中国第一批汽车第二次“点火”,披红挂彩,从一汽厂区开往长春的市中心,向全国人民报捷。马达声震动了整个城市,也震动了整个中国。

贯穿陈连福、方向远、冯斌三位大国工匠命运的,是七代解放卡车的更迭。

1956年7月13日,来到“点火”那瞬间的解放卡车名为CA10,因为“它”的“点火”,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是为第一代;1981年10月7日,又有一辆装配成功的解放卡车来到“点火”的瞬间,名为解放CA141,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换代产品,是为第二代;1995年5月,解放平头柴油车来到“点火”的瞬间,名为解放CA150,一举实现解放卡车柴油化,是为第三代;1997年7月,9吨平头柴油车来到“点火”的瞬间,名为解放J4,中重型卡车出现在大路上,是为第四代;2004年,名为奥威的真正重卡来到“点火”的瞬间,名为解放J5,是为第五代;2007年7月15日,自主研发、具有当代国际水准的重卡来到“点火”的瞬间,名为解放J6,被奉为卡车中的经典,是为第六代;2018年4月18日,来到“点火”瞬间的解放卡车更名为J7,标志着解放卡车走向了重卡的世界龙头地位,是为第七代。

从陈连福到方向远再到冯斌,从1953年一汽建厂到如今迈入新时代的2021年,68年间,他们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以大国工匠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启动了引擎,让这个国家奔跑的姿态稳健如石、快速如风。

二

从一汽大院的解放总装车间出来,先向北,然后转向东,走七八百米的距离,再转向南,二百米之后,就是红旗工厂。

进入车间之前,有一个精致但气派的展厅,里面摆放着如今在大街小巷奔跑的红旗车型:H7、HS7、H9、HS9。特别是HS9,线条如高山流水,形象气贯山河,气场相当强大。

比起气场强大的HS9,坐在面前的红旗工厂质量保证部负责整车质量的主任刘帅却显得有些秀气。但正是秀气的他,主导建立了一套质量流程标准和规范体系。也正是这些标准和规范,让出产的红旗车完成“点火”之后,一路平安、迅猛奔驰。

令刘帅自豪的是,红旗品牌汽车2020年销售突破20万辆,3年间暴增42倍。

面对今天的辉煌,谁能想象,63年前的1958年,作为中国第一辆高级别轿车的红旗,是成百上千人“赶庙会”“做”出来的。

1958年6月,一个“国家想试制高级轿车给今年国庆献礼”的消息在一汽疯了似的流传,但具体由国内哪个工厂来做并不知道。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坐不住了,连夜把设计处的全体“兵马”召集在一起讨论,结果是:一汽必须抢先试制高级轿车。7月末,由底盘设计科拿出底盘图;9

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第二天,陈全找到厂领导汇报了大家的想法,厂领导立即采纳设计处意见,并向省委汇报了他们的计划。当时中央提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任省委书记吴德便建议一汽将未来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牌。

用什么作为高级轿车的“样车”呢?他们首先从地方上的一个单位借来了一辆克莱斯勒“帝国”C69。不久后,一机部汽车局则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听说一汽要自主搞高级轿车,周恩来总理把自己乘坐的法国雷诺送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的陈毅把自己乘坐的德国奔驰也送来了。

比较之后,厂里决定以克莱斯勒“帝国”C69作为主要参照对象。但试制任务可不像陈全等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为了加快速度,厂里决定,8月1日建军节前必须拿出第一辆车。这意味着只有不到30天的时间。

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的前提下,用不到30天的时间造出一辆样车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年的一汽员工没有哪个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最牛的是,他们发明了一个造汽车的新方法:“赶庙会”。

在设计处,有一个叫“圆柱大厅”的地方,他们首先把克莱斯勒“帝国”C69轿车分解开来,成百上千个大小零件一个一个摆在那里。然后,这个车间主任带着自己的队伍来了,你上前瞅瞅,他上前看看,谁能做什么就抱走什么。这边做好登记,那边抱回去自己想办法生产。这个车间领完了能做的,那个车间主任又带着自己的队伍来了,又是一个接一个地选择,一个接一个地抱走……很快,样车的零部件被抢领一空。

零部件的问题解决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解决车身的难题。按倒排工期,一个星期必须把车身拿出来。没有图纸,没有模具压制,工人们先把基础数据定下来,然后做了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车身,最后,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榔头一点一点将车身敲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干在车间,睡在车间。

车身的难题解决了,他们又同步解决液压变速的问题……

后来有人总结,当时大家使用的是“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起来”的管理办法,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快!

奇迹出现了,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的试制,一天也没有耽误。1958年8月1日,“它”第一次“点火”成功。在那一刻,体现民族风格的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福建大漆“赤宝砂”的仪表盘以及车头上的红旗标识,在发动机的转动声中抖动着。

当年的8月2日,一汽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这些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长春支援国家汽车建设的人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着留下了自己体温和呼吸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汽车缓缓开来,无不心潮澎湃。

那时的未来就是今天,而今天正是无数个把生命与情感倾注到汽车当中的人创造的。

刘帅就是这样的人。2021年,正好是他成为一汽员工的第10年,刚刚得到了公司颁发的“员工十年成长奖”。刘帅曾经用三个月攻克质

量难点问题102项,每一台“点火”后奔跑的汽车,都经过了他“双手”的“抚摸”。

三

无论是一汽解放也好,还是红旗工厂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正门。而走出正门的右侧,在长春市东风大街的边上,毛泽东主席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巍然矗立。1953年7月15日,上万人在这奠基那一刻的欢呼声穿越时空,仿佛一直在人们耳边回响。

北京,中南海。一张张开的宣纸在书桌上展开,毛泽东主席气定神闲,蘸墨挥笔,“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现于纸上。那是1953年的6月下旬。正是从这个题词开始,中国将被安放到奋勇直前的车轮之上。

1953年7月15日,碧空如洗。上万人聚集于此。上午9时,主席台两侧高大塔吊上的红旗徐徐升起,听不到音乐,只有掌声雷动,欢呼轰鸣。随后,人群安静下来,李岚清、王恩魁、周同义、李柏林、贾志学、郭吉凯,6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身着统一配备的短袖白衬衣,抬着刻着毛泽东题词的奠基石出现在大家面前。

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中央人民政府一机部部长黄敬、一汽厂长饶斌同时挥动铁锹,东北特有的黑土包裹住了汉白玉石碑的底座。厂长饶斌立下誓言:必须让那肥沃的黑色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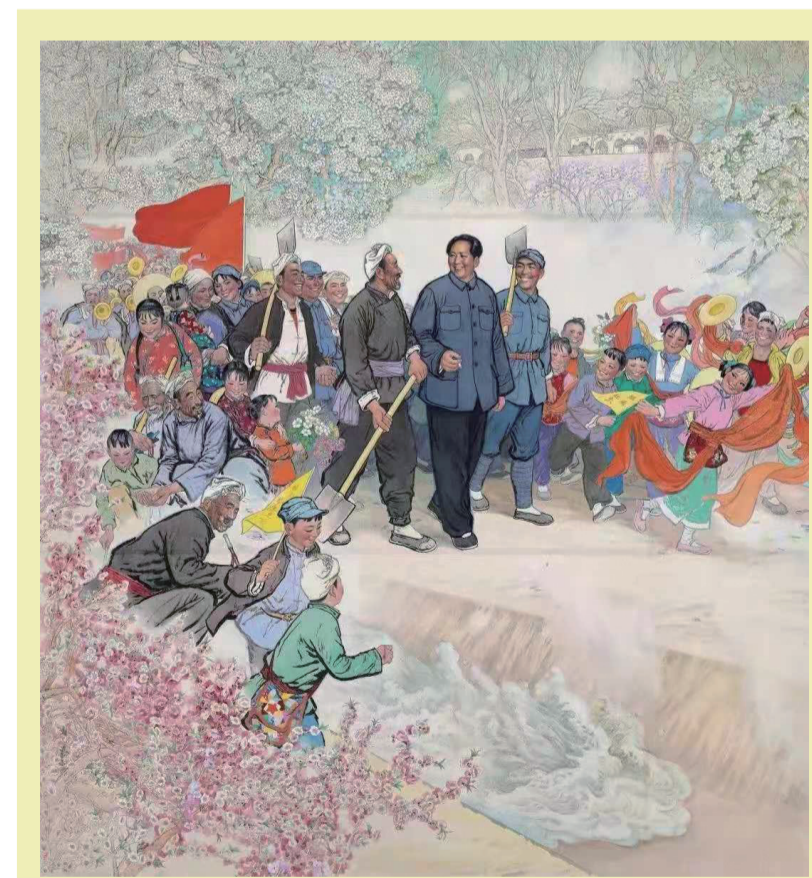
1956年7月,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CA10下线



1958年,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壤“长”出在祖国山河奔跑的汽车,必须尽快来到汽车“点火”的那个瞬间。

而这个激励饶斌立下誓言的人,竟然是他的一个“副手”,名叫郭力。



幸福渠 刘文西作



英雄树下

□王继怀

10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离开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湘西南的一座城市,来到羊城,来到这座到处都是“英雄树”的城市工作生活。来这座城市之前,我不知道木棉是“英雄树”,更不知道木棉是这座城市的市树。

我工作生活在越秀区,据说这里拥有羊城最丰富、最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资源。在这里,我不仅知道了木棉是“英雄树”,木棉花是“英雄花”,更知道这是一座有着很多英雄故事的城市。我利用节假日,带着孩子,参观了英雄树下一个个红色革命遗址,一个个红色文保单位,让我感受到在这座英雄辈出的城市,那一串串红色印迹恰如这红艳似火的英雄花,在讲述着一个个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

在我居住的旁边,就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原是清代的学宫,门额上悬挂着“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横匾,前院为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石拱桥,院里有几株参天古树,其中就有木棉,据说树龄有190多年。听讲

解员说,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到1926年,这里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20多个省份的300多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农讲所培养的农运骨干,奔赴全国各地,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离农讲所不远处的中山二路上,有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纪念性公园,死难烈士有5700多人埋葬于此,这里松柏苍苍,象征着党指挥枪的雕像肃穆挺立,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广州起义纪念馆则位于起义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雷领导发动的广州起义而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所在,虽然广州公社仅存三天,却是中国大城市里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

从中山二路再往前走走到孤狐院,这里有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黄墙红砖,绿树成荫,有一幢名为“春园”的小楼,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这里居住,为三大

的筹备和召开进行过废寝忘食的工作。1923年在这里召开的三大,这个仅有420名党员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拥有30万名党员的中国国民党正式开始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竟肇端于新河浦路孤狐院这幢小楼中。

在我居住附近的越华路上,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理论家杨匏安故居,这里原为杨氏家族的宗族祠,杨匏安住进杨家祠后,在这里宣传唯物论和社会主义,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我党的第一代监察干部。

也是在我住的不远地方的先烈中路,有七十二烈士墓园,又称黄花岗公园,这也是广州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见证,是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有资料显示,中共三大结束时,全体代表到此,在英雄树下共同高唱《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中共三大胜利闭幕。

这座城市的红色革命遗址、红色文保单位还有很多,比如位于滨江西路上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等等。工作生活在这座具有红色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接受红色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也感受着英雄树下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正迈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感受着正在演绎着的一段又一段崭新的英雄故事。

